

近代史教学资料
选辑

K14
23.16 7021
M76-2

0207805

閱覽室

2856

目 录

近代史教学资料选辑

第一編 近代史第二时期的开端

第一章 普法战争。巴黎公社。巴黎公社时期及其失败后的第一国际.....	3
-------------------------------------	---

第二編 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的 西欧、美国和中国

第二章 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的德国.....	63
第三章 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的英国.....	110
第四章 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的法国.....	138
第五章 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的南方和西方各斯拉夫 族人民.....	161
第六章 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的美国.....	195
第七章 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的中国.....	230
第八章 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的国际工人运动和第二 国际.....	246
第九章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和最后阶段.....	276
第十章 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的国际关系.....	301

第三編 1914 — 1918 年的帝国主义世界大战。 偉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及其国际意义

第十一章 1914—1918 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偉大十月 社会主义革命及其国际意义.....	329
--	-----

第一编

近代史第二时期的开端



第一章

普法战争。巴黎公社。巴黎公社 时期及其失败后的第一国际

I. 普法战争的产生

1. 以俾斯麦为首的普鲁士 政府的战争挑拨

下面所引的是当时的普鲁士首席大臣和北德意志同盟首相俾斯麦所谈关于他窜改普鲁士国王威廉起草的急电时的情况。窜改在爱姆斯起草的这一急电(该电由此得名)的事实,直到1898年俾斯麦的回忆录第二卷出版时才暴露出来。

正当我们谈话的时候^①,有人向我报告,正在译爱姆斯发来的密码急电,电上有三級文官阿貝肯的签字,如果我沒有記錯,电文共有二百个碼子。译出的电报全文交给了我,可以看出该电是阿貝肯依国王陛下的旨意草拟并签字的。在我把电文讀給我的客人听后,他们竟垂头丧气得无心吃喝了……我向莫尔特克提出几項問題,問他对我們武装部队的准备情况究竟有多大程度的信心;相应地也問到他如果战争危險突然出現,我們的武装部队还需要多少准备时间。他回答說,如果真要战争,那末他认为延緩战争的爆发对我们沒有任何

^① 谈话是1870年7月13日在柏林俾斯麦的住宅里进行的,当时俾斯麦邀請陸軍大臣魯恩伯爵和參謀总长莫尔特克元帅到自己家里午餐。

好处；即使我們在开战时力量不够强大，不能立刻抵御法軍侵入我們萊茵河西岸的全部領土，可是在战斗准备方面，我們仍旧可以很快地超过法国，可是往后这种优势就可能减弱，他认为立即开战整个說来对我們比延緩战争有利……

当我确信立即开战有利之后，就利用国王通过阿貝肯授与我的公布电报内容的权力，当着我这两位客人，抹掉某些电文，但是沒有添加也沒有改动字句，使它的全文成为下列的样子：

“当西班牙王国政府向法兰西帝国政府正式通知霍亨索倫亲王放棄继承王位^①要求的消息之后，法国大使在爱姆斯向国王陛下提出額外的要求，要求国王陛下授权他发电給巴黎，說霍亨索倫王室在将来如果再提继承王位，国王陛下保证永远不再給予同意。国王陛下因此就拒絕再次接見法国大使，并吩咐值班副官轉告他，国王陛下再也沒有任何事情通知大使了。”

当我向我的客人讀完这經過刪节的电报时，莫尔特克說：“这样听起来就完全两样了，原先听起来是退却的信号，現在听起来却是回答挑战的号角了。”我說明：“如果我执行陛下旨意，立刻把这比原电沒添沒改的电文，通知各报館，并用电报通知我国駐外各使館，那末在午夜之前，巴黎就会知道，不仅它的内容，而且它的傳布方式，都将在那里使高卢牛^②像看到紅布一样地激怒。如果我們不願意担任不战而降的角色，我們就必须战斗。但是我們能否获得胜利，大部分要看开这次战端在我国和他国引起什么样的印象；重要的是要使人认为我們是被攻击者，高卢人的傲慢和器量狭小，是可以帮助我們造成这种印象的，只要我們不經過国会的傳声筒，而尽可能地向全欧公开

① 指的是列奧波特·霍亨索倫亲王（普魯士国王威廉的族人）准备继承西班牙王位。在法国的压力下，列奧波特亲王放棄了請他继承的王位。但是这并沒能滿足法国統治集团，他們力图挑起战争，目的是不使德国統一并巩固波拿巴政府在法国的地位。

② 即法国。

宣布，我們勇敢地迎接法国的公然的威胁就行了。”^①

我这些声明使两位將軍变得那样高兴，情緒的突然轉变使我感到惊奇。他們突然又有了吃喝的胃口，談話的口气也精神抖擞了。魯恩說：“老上帝犹在，不会使我們丢臉。”

奧·俾斯麦：《思想与回忆》，第2卷，
莫斯科，1940年，第83—86頁。

2. 节录拿破侖三世的顧問西尔維 斯特·德·卡西的信

我不反对对外战争，因为在我看来，战争是挽救帝国的最后的办法和唯一的手段。各方面都現出最危险的內战和社会战争征象……资产阶级迷于某种无法滿足的革命自由主义，而工人城市的居民迷于社会主义。正是那时皇帝冒险孤注一擲，对普魯士作战。

引自^② A·热卢博夫斯卡娅的著作：《法兰西第二帝国的崩潰和第三共和国的产生》，莫斯科，1956年，第219頁。

普法战争前夕法国大多数居民 争取和平的斗争和反战情緒

3. 节录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律師 和政論家茹尔·西蒙的記述

这样頻頻出現的声明，說什么国家希望战争，是完全与实际不符的……我的印象和我在反对派方面的同事的印象完全一样，他們和我一样是交游广闊的。我认为国内的情緒無疑地是高度爱和平的情緒。

引自^③ A·热卢博夫斯卡娅的著作：
《法兰西第二帝国的崩潰和第三共和国
的产生》，莫斯科，1956年，第225頁。

^① 1870年7月19日，法国皇帝拿破侖三世向普魯士宣战。

4. 节录国际巴黎联合会 1870 年 7 月 12 日 发表的《告全世界各民族工人书》

爭夺霸权的战争或维护某一王朝利益的战争，在工人看来只能是犯罪的胡行。我們渴望和平、劳动和自由，我們坚决反对那些能免除“血稅”^①并利用社会灾难来进行新的投机事业者的驢武的号召！……德国弟兄們！我們相互仇視只会使专制制度在萊茵河两岸都获得完全胜利。

見《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
論巴黎公社》，人民出版社 1961
年版，第 18—19 頁。

5. 节录涅伊城(巴黎附近)国际支部的宣言

这次战争是正义的吗？不！这次战争是民族的吗？不！这完全是王朝的战争。为了人道，为了民主，为了法国的真正利益，我們完全并坚决贊同国际对于战争的抗議。”

見《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
論巴黎公社》，人民出版社 1961
年版，第 19 頁。

法国軍部的混乱和法国对战争的无准备

6. 法国軍事当局在战争开始几日的电报

軍需总监致巴黎陸軍部行政局主任布朗杜电

麦次，1870 年 7 月 20 日晨 9 时 50 分。

麦次沒有糖、沒有咖啡，沒有大米，沒有白酒，沒有盐，油脂和面包干很少，火速运送至少一百万份口粮到蒂昂維尔……

第二軍团司令致巴黎陸軍部电

圣-阿沃尔德, 1870年7月21日晨8时55分。

軍需庫給我們送来許多大包目前无用的地图。我們沒有一張法国边境地图……

米歇尔將軍致巴黎陸軍部电

貝尔福, 1870年7月21日晨7时30分。

抵达貝尔福; 沒找到我的各个旅; 沒找到师长。我怎么办? 我不知道我的各个团究竟在哪里。

第三軍团軍需監致巴黎陸軍部电

麦次, 1870年7月24日晚7时。

第三軍团明天开离麦次。我处沒有医务人员, 沒有輔助工人, 沒有病院用箱, 沒有行軍厨房, 沒有輸送車, 沒有秤, 第四师和騎兵师, 在我这里連一个官員也沒有……

參謀总长致巴黎陸軍部长电

麦次, 1870年7月27日夜1时12分。

参加軍隊的队伍, 仍然在沒有彈药、沒有装备的情况下源源开到。

《图勒里与圣-克卢的秘密文件》, 布鲁塞尔, 1870年, 第75—80頁(譯自法文)。

① 当时法国还没有普遍兵役义务, 富人可以拿錢贖免兵役。

II. 普法战争的开始

7. 节录参加战争的法军上校德列卡盖关于 1870年8月4日晨战綫状况的叙述

对着我国边境的有集中准备出动的十七万大军（第六军团和第二骑兵师尚未开到），它的先头部队距离我国领土一千五百米，它根据骑兵侦察，熟悉我军兵力小而且无力有效地作战，它在第二天就能把行动的主动权彻底掌握在自己手中。我方则是六千六百人的一个师，不知道敌军开到，不疑心敌军有什么计划，确信自己的任务只限于监视，这个师仅由两三个步兵巡逻队来保卫，而它所拥有的骑兵，则在它后方附近露营。

引自^①·A·热卢博夫斯卡娅的著作：《法兰西第二帝国的崩溃和第三共和国的产生》，莫斯科，1956年，第238—239页。

8. 法军在色当附近的惨败

普法战争于1870年9月1日在色当附近发生决战，拿破仑三世所率十万法军，在该地被德军优势兵力所包围而被粉碎。在延续几达一整日的战斗后，法军遭受巨大损失，被围困在色当城内，次日（9月2日）就投降。

下面引的是在色当附近投降的法军第十二军团的军团长勒布伦将军的回忆录的片断。该回忆录清晰说明普鲁士军在数量与质量上都比法军占优势，说明法军司令部所下命令先后矛盾，加速了法军的失败。但同时勒布伦的回忆录中，可以感到他显然力图为拿破仑三世无能的将军们辩护。

第十二军团的各预备炮兵连，企图回击德军炮队的炮火。可是，唉，一颗炮弹也没有射到目标。它们的一百二十毫米口径的大炮射程不大。它们的炮弹有的落入地中，有的在飞行到生效距离的二分

之一或三分之一时就在空中爆炸。我对这些炮如此无力感到失望，下令给指挥该炮兵的上校，把炮位大大向前推，布置得尽量接近步兵阵线……我对他说：“如果你把炮位向德军炮兵移近几百米，也许你能使你的炮弹落到德军炮兵的所在地。”上校反驳说：“二三百米，多也好，少也好，丝毫也不能改变普鲁士的大炮比我们所占的优势。我们的炮弹横竖射不到敌方的炮队。”……

时间是早晨八点或八点一刻光景。在这个时刻，甚至在早晨七点半，德法两军的形势已经使杜克罗^①将军所计议的退却，即使不是完全不可能，无论如何是极难实现了。为了使法军能摆脱德军，在8月31日白天或夜晚，就应当开始向美最尔退却。9月1日，从早晨八点起，弗里德里希—卡尔亲王从麦次率领来的军队，与萨克森太子的军队会合，这个联军已经在广大的盆地里压迫法军……我军要冲出这个陷阱退向美最尔，就得穿过配备有四、五百门大炮支援的二十至二十二万德军的阵线，我军怎能作得到呢？……

法军当时的总情况是这样，突然……我们看到大批人、马和炮车，从加侖森林高地，像雪崩一样倒塌下来，溃乱不堪地滚入我所说的盆地的深处。这批人简直像疯了一样从该盆地冲向色当的要塞壕，企图进入要塞。这样冲向第十二军团的后方的这一大批人原来是第七军团的主力，因为被敌军从原阵地击退，便企图在这些阵地后面寻求掩避……

法军在这次战役中死伤一万五千人，可能还不止此数……步兵炮兵的弹药全部耗尽……

到战役末尾，原有沙尤军的总共十三万人中剩下的七万五千到八万人，被围困在拥挤不堪的色当要塞中。其中有一部分还保持一定程度的秩序，奉派配置在防御工事里；已成乌合之众的另一部分则散乱在城内。监视这群溃兵的军官特别感到黯淡的景象，就是我们

^① 代替受伤的麦克马洪元帅担任总司令职务的第一军团的军团长。过了几小时，杜克鲁这个职务，就由第五十一军团的军团长文普芬将军代替。

这些不幸的士兵样样东西都缺，冲入民宅，他们不听自己的指挥人员的命令，完全没有任何纪律。最后，还有在败军中常见的景象，几个坏蛋叫骂有人叛国，指斥自己的将领，说因为他们把法国卖给普鲁士人才使自己战败……

勒布伦将军：《1870年巴塞尔一色当之战》，巴黎，1884年，第94、104、111—112、115、118、122、138—141、149、152—153页（译自法文）。

III. 对德国占领军的斗争和 法国阶级矛盾的尖锐化

德国占领军在法国的掠夺和暴行

9. 节录目击者投寄《法兰西报》编辑部关于1870年 8月31日德军残酷屠杀巴塞尔村居民的信

8月31日晨，该村英勇的居民，看到敌人逼近，穿起自己国民自卫军的制服，去协助军队抵抗巴伐利亚军团和普鲁士第四后备军团的舍勒所率领的爱尔福特师。法军被击退。敌军进入巴塞尔，于是开始了骇人听闻的场面，开始了难以言语形容而使千的人要遗臭万年的暴行。巴伐利亚人和普鲁士人惩罚居民的自卫行为，纵火烧毁该村。大多数国民自卫军战死。藏在地窖里的居民，其中包括妇女儿童，全被烧死。两千居民中幸免的不到三百人。他们说他们看到，巴登人怎样把村民全家投入火中，枪杀企图逃跑的妇女。我亲眼看到这个遭难的村庄余烬未熄的废墟。被焚烧的人肉臭味难闻，使人窒息。在各住宅的门口我看到被烧成焦炭的居民尸体。战争本来是残酷的，但是战争也有它以荣誉和人道主义规律为基础的规则。你们这些在巴塞尔的巴伐利亚人和普鲁士人，粗暴地破坏了这些规

律……你們的行为是野兽而不是士兵。我向全世界呼吁，向历史呼吁，历史是要谴责你們的。

Э·А·热卢博夫斯卡娅：《1870—1871年在法国的德国占领军》，载《历史学报》，第15卷，莫斯科，1945年，第184—185页。

资产阶级“国防政府”的卖国政策

马克思在揭露“国防政府”的叛国行为时写道：“当时要保卫巴黎，就只有武装巴黎工人，把他们组织成为真正的军事力量，使他们在战争中学会军事艺术。可是，武装巴黎就无异是武装革命。巴黎战胜普鲁士侵略者，就是法国工人战胜法国资本家及其国家的寄生虫。国防政府被迫在民族义务和阶级利益之间二中择一的时候，没有片刻的犹豫便把自己变成了卖国政府”（《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巴黎公社》，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35页）。

下面所引资料，说明国防政府的叛国行为。两资料在马克思的著作《法兰西内战》中都曾提到。

10. 1871年1月20日政府首脑特罗绪将军 在巴黎区长会议上发表的投降声明

我的同僚们在9月4日当晚向我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巴黎有没有可能顺利地抵住普鲁士军队的围困？我当时毫不迟疑地给了一个否定的答复。现在在座的同僚中，有几位可以为我作证，证明我说的是实话，并证明我一贯坚持这个看法。我那时向他们说的，就是我现在向你们说的话：在目前形势下，企图打退普鲁士军队而保住巴黎，这简直是一件蠢举。当然，我当时加了一句，这可能是一件英雄的蠢举，但终究不过是一种蠢举而已……过去发生的事件……已经证实了我的预测。

見《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巴黎公社》，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35页。

11. 1870—1871年战争时法国游击队 与自由射手的作战

普鲁士人后方的孚日地区整个为起义所席卷，拿起武器反抗普鲁士人。那里没有正规军，可是人人皆兵。所有的入口出口都站有哨兵。一切山隘都被自由射手占领，他们不浪费时间去和敌人谈判，每个通信兵，每个轻骑兵只要在这些地方出现就予以射击。每一座村舍都是军事哨所。妇女和男子同样地作战。

1870年10月18日《日内瓦日报》(译自法文)。

在大城市以及最小的村落里，到处都可以看到满是武装的人……勃艮第这里也和孚日一样……全地区都处在战斗状态，完全信赖受命防卫这些省区的加里波的^①。

1870年10月23日《日内瓦日报》(译自法文)。

巴黎人民群众反对政府的 卖国政策的斗争

12. 节录奥·布朗基在《祖国在危急中》 报上发表的论文

1870年9月7日，法国著名革命家奥古斯特·布朗基开始出版《祖国在危急中》报。该报第一号刊载了布朗基集团的声明，他们在声明中对政府表示信任，希望政府能够击退敌军的侵袭。但是人们很快就清楚地看出，政府暗中破坏国防，不配受任何信任。从这时起，布朗基就猛烈批评该政府的行动，号召为推翻该政府而斗争。

我們要求把存在文新和蒙一瓦列連武器庫中的全部武器，立即

① 著名的意大利革命家朱塞普·加里波的(1807—1882年)在法国宣布成立共和国后，积极参加反对普鲁士侵袭的斗争，顺利地指挥了由法国和外国志愿部队编成的“孚日军”。

运往巴黎，同时还要尽量多用人和车辆，以最快的速度运完。

蒙一瓦列連和巴黎之間的聯絡，昨天已經有斷絕的危險。敵軍強大的部隊，占領了該堡壘的西部。該堡壘內我們所存的武器數量與文新堡壘同樣的多，敵軍就是想奪取這些武器……

現在大量工人因為連壞武器都缺，沒有武裝起來，難道可以疏忽大意，不把兩堡壘里所存的優良武器交到他們手里嗎？

如果不把在文新和蒙一瓦列連里存的全部軍事裝備運入巴黎，那將是真正的叛國。

從9月4日起，所謂國防政府所想的只是一件事——和平，不過不是光榮的和平，而是準備以任何代價購取的和平……

1870年9月22日《祖國在危急中》（譯自法文）。

13. 1871年1月5日巴黎二十區

代表告居民書^①

9月4日政府擔負起保衛國家的任務；它完成了這個任務沒有？沒有。

我們有五十萬戰士，普魯士人只有二十萬，却扼殺了我們！除了那些統治我們的人以外，這還由誰負責呢？他們不想鑄造槍炮武器，一心只想談判。他們拒絕總動員。他們把波拿巴分子留在原位，而把共和主義者投入監獄。最後，他們決定，過兩個月，延到將來的10月31日後，再對敵人採取行動。他們的拖延、猶豫和消極，使我們陷入危險的邊緣。他們雖然掌握有必要的一切資源、物品和人力，可是既不會管理，也不會戰鬥。

他們不能理解，在被圍的城里，一切參加救國鬥爭的人，都有受祖國支持的平等權利。他們毫無預見；他們在本來可以充裕的地方製造匱乏；市民被凍死，有的已經在餓死，婦女受苦難，兒童憔悴而死。

軍事領導更糟；無目的地出擊，無結果的血戰；接二連三的失敗

^① 所謂“紅色布告”。

使最勇敢的都要沮丧，巴黎受炮击！

政府原形毕露，它在杀害我們。

为了巴黎的利益，必須作出迅速的決定。

政府用威胁来回答輿論的一切責难。它正像色当惨敗以前的波拿巴一样，宣称定能保卫秩序。

如果坐在巴黎市政厅里的人还有点爱国心的話，他們的責任就是辞职，让巴黎人民能够自己去解放自己。市政局或公社，不管叫什么名字，是拯救人民的唯一手段，是使人民避免死亡的唯一避难所。

对現存政权的任何补充，都是一种伪装，只是意味着繼續同样的錯誤，同样的災难。

这样的統治繼續下去，結果会使我們投降。而麦次和卢昂的投降向我們表明，任何投降不仅带来飢餓，而且带来普遍的破坏与耻辱！那时軍隊和国民自卫軍都要被俘往德国，穿行它的城市，受異国人的任意侮辱；商业将被消灭，工业将被破坏，巴黎要受到軍事賠款的重压。这就是愚蠢行为或叛国行为給我們所准备下的东西！

1789年打破巴士底獄、推翻王座的偉大人民，在飢寒沒有把他們血管里的血冻结，沒有使他們的心臟停止跳动，敌人还期待着他們的打击的时候，会消极失望地等待嗎！不会！

巴黎居民不願受这种災难，不願受这种耻辱。他們知道还有時間，知道采取坚决措施就可以使劳动人民活下去，使全体居民参加战斗。

实行普遍征用！免費发口粮！大量出击！

9月4日政府的政策、战略、行政，是帝国的繼續，命运已經注定。让位給人民吧！让位給公社吧！

巴黎二十区代表^①

《法国政治布告》，第1卷，第490—491頁（譯自法文）。

① 在簽署这个通告的社会活动家当中，有許多著名的社会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其中有二十九名未来的公社委員。



IV. 1871年3月18日的革命

1871年3月18日革命前夕 巴黎的政治局势

法国统治集团在签署初步和约之后，力图解除巴黎工人区的武装，把败战的重担与开支压在劳动人民肩上，扼杀国内的革命运动，恢复君主制。

下面所引两资料，说明梯也尔政府的反革命计划。

14. 节录 1871年3月5日陆军部官员克雷蒙· 东内给陆军部长勒弗洛的私人信件^①

过两天我们打算随着新的军队的开到，着手逐步占领巴黎……我认为，当我们有了充分兵力时，就应当把叛乱的一个设防据点孤立起来以使用围困法夺取，同时巩固地占领另一据点，把所有的街区布满军队，搜查所有的住宅（这是在六月时期采用过的措施^②）。在这双管齐下的作战时，可以宣布对交给当局的每一枪支都付奖金，而且不追查枪支来源……作完这件工作后，就着手清洗巴黎的居民，国民自卫军队伍中的两万五千名刑事犯^③，在被解除武装之后，就要乖乖地出席政府的法庭受审了。

1871年4月19日公社《官报》（译自法文）。

① 这封信由公社当局发现并公布。

② 在镇压1848年6月巴黎工人的起义时曾采用这种措施。

③ 这是卑鄙的咒骂。